

引言 歲月如歌

句隨音階
來春吐艷

「一代一聲音」，黃霑在其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77）》中如是說。香港粵語流行曲的確如霑叔所言，「是個異數」，它見證了香港流行文化的盛世風華，陪著我那一代香港人一起成長。每個人在不同的成長階段總有曾經觸動心靈的不同歌曲，回憶中的畫面總會配上悠揚的歌聲。黃偉文問得好：「哪個時世能沒有歌？」

每個人對歌曲都有不同的要求，有人聽歌時會先注重旋律，有人則會先留意歌詞。歲月如歌，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會有不同的主題歌詞，歌詞確實可以勾起我們的記憶。對於流行歌詞，倫永亮主唱的〈歌詞〉第一句「歌詞將音樂喚醒」就說得好。如果沒有歌詞，只是啦啦啦，那麼就只是純粹的旋律展示而缺乏信息。現今獨當一面的詞人（如林夕、黃偉文）都有突出的風格，但在他們之前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除特別注明外，本書以下提及的年代時間，均為二十世紀）其實已有不少風格獨特的詞人，他們的歌詞創作可以體現粵語流行曲的特點。除了回顧經典金曲，本書也會談及現代詞人和討論流行歌詞的發展軌跡；除了從文學角度，也會從社會、聽眾的角度觀察。Twins 的〈作詞人的錯〉云：「留在心的金句，成世都指引著我。」相信每個人的成長階段也被流行歌詞感動過。所謂「作詞人的錯」乃是指詞人的文字竟是如此「腰心腰肺」，可以寫出「我」的心情。或許詞人未必了解聽眾的心思，但他們的歌詞卻往往能引起聽眾的共鳴。因為流行曲的特點就是流行，流行就是要面對不同的聽眾，並容易打動聽眾，這與小眾的文學作品很不一樣。

究竟歌詞在流行曲中是否重要？有人認為歌詞是文學作品，林夕亦曾揚言要取代徐志摩。本書會先後探討這系列關於流行曲的問題。歌詞往往要配合歌曲，若從文學的角度衡量歌詞會否太苛求？黃霑認為粵語流行曲是商品，毋須



用文學角度批評流行曲。當然，後來他以粵語流行曲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就已改變了對流行曲的看法。現今最多產的詞人林夕也在一篇訪問中指出好的歌詞需要有好的中文才值得流傳下去，所以好的作品當然可取代徐志摩的作品。如果有一天中文教材可用上流行歌詞，那將是一大突破。現今流行歌詞多用於傳媒教育、通識教育的教材之中，從傳媒教育看來反而著重歌詞所帶出的信息，以及如何影響年輕人的看法和價值觀等等。這恰恰反映了流行歌詞可從不同角度賞析。陳奕迅 2003 年的大碟《Live for Today》中的〈忘記歌詞〉，不但歌詞優美又讓人反省歌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將語言淘汰了，都可震動你麼？」如果沒有語言，歌曲還可否感動聽眾？除了遣詞造句、作品風格，不同人士對歌詞都有不同的看法，如在卡拉 OK 時選曲時的標準主要是為了宣洩情緒。有些歌曲最初不太流行，但因歌詞感人，在不同年代又會有人翻唱，真的可以細水長流。然而，要談流行曲，當然不能只說歌詞，作曲、填詞、編曲、監製、歌手，以至唱片業都要兼論，才能盡窺流行曲全貌。流行歌詞總算可以為我們提供其中一個賞析流行曲的角度。不同的歌詞應有不同的論述角度，有詞人以文字功力取勝，有詞人則擅長於捕捉文化現象，因此有些歌詞可用文學角度探賞，有些歌詞的價值則在於反映文化社會變遷，一本通書未能讀盡萬千作品。

近年，粵語流行曲的詞人開始為人重視，黃霑、盧國沾、林夕、黃偉文都有自己填詞作品的精選唱片，大眾對詞人的重視程度大大提高，明星級詞人（如林夕、黃偉文）也分別推出自己的 CD 作品集。由於詞人曝光率提高，聽眾也開始對詞人多加注意。特別是現今流行的作品，往往由某幾位被明星化的詞人瓜分，他們的名字更彷彿成為銷量的保證。除此之外，近年亦有流行歌詞詞集的出版，如潘源良的《醉生夢》及盧國沾介紹創作歌詞前因後果的《歌詞的背後》。除了 CD 詞集，亦由於詞人的明星化，也有作品將另一些詞人的名字裁入歌詞，令歌詞更有趣。如周耀輝的〈佛洛伊德愛上林夕〉就將學院的理論家與流行曲詞人結合，成為一首非常特別的作品。其實如果唱片公司、歌手給予空間，詞人也會相應寫出出色的作品。流行曲無可否認是商品，詞人的發揮空間亦會受到商品化的限制，例如「交行貨」等。因為詞人入行前未必具有文學背景的要求和專業訓練，「大多是憑人脈關係入行」，所以不能要求每個詞人也有林夕的文字水平。然而，從文化研究角度看來，研究歌詞乃是「沙裏淘金」的工作，裏面有好有壞，故此需要選擇地接受，聽眾也有其批判性和自我的判斷，好的作品如〈細水長流〉便真的可如細水長流下去。

七十年代中期常被視作粵語流行曲的分水嶺，從那時起粵語流行曲終於擺脫邊緣化的身份，變成香港流行音樂的主導類型。按《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



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77）》所提出的分期法，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是「我係我」的年代，香港流行曲終於「找到自己聲音」；八十年代中後期到香港回歸，香港流行曲則進入「滔滔兩岸潮」的年代，「兩岸潮來潮去，香港音樂工業由盛而衰」。霑叔以「九七」為粵語流行曲衰落之時，因為無論從市場佔有率或歌曲種類上，粵語流行曲都不如前，在後九七新千禧的媒體全球化年代，華語流行曲迅速興起，粵語流行曲面對重重困難，聲勢難復當年。按香港電台公佈的數字，香港唱片營業額由 1995 年的九億一千萬元下降至 2004 年的二億元，唱片業從業員由 1995 年的一萬二千人下降至 2005 年的五千人，情況可說慘不忍睹。業界人士一向認為盜版和非法下載是香港流行曲衰落的主因。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學報《政治經濟學學報》2007 年 2 月號就刊載了題為〈檔案分享對唱片銷量的影響〉的研究論文，結論可能會叫唱片業人士大吃一驚。作者指出非法音樂下載對唱片銷量影響並不顯著，點對點檔案分享對唱片銷量只有 0.7% 的影響，在統計學上可說近乎於零，與唱片業一直宣稱的完全兩樣。早於 2005 年底，《南方都市報》便曾發表文章為香港唱片業把脈，指出與其說香港唱片業是輸給盜版和非法下載，「不如說他們輸給了自己」，論定香港唱片業只有自救，才能得救。粵語流行曲與香港電影曾經是推動香港流行文化的火車頭，如今香港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案預留三億元成立電影發展基金，扶助香港電影發展，流行曲卻斯人獨憔悴。劉偉強導演談及電影

發展基金時的話，對粵語流行曲亦有啟示作用。劉導演認為，基金應集中扶助中小型電影的發展，此類製作題材較闊，可給觀眾更多選擇，重新吸引觀眾入戲院看戲：「八九十年代影圈就是靠中型片，這樣才可以拍到很多題材，令影圈百花齊放，出了很多好演員、好導演。」

過去十年，粵語流行曲面對不同問題，聽眾層面日漸縮窄，歌曲種類、歌手和音樂人更趨單一化。若與八十年代相比，就是欠缺了不同類型的歌手和歌曲。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粵語流行曲終於擺脫邊緣身份，香港流行曲如霑叔所言終於「找到自己聲音」。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香港流行曲大放異彩，雖然商品化，但商品化得來有血有肉，歌曲各具特色。歌手從飛躍舞台的梅艷芳到台風穩如泰山的關正傑，從年輕人至愛 Danny 仔（陳百強）到成年人偶像小鳳姐（徐小鳳），不一而足。九十年代的流行樂壇則可套用狄更斯名句來形容：「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此時的粵語流行曲依然大熱，香港流行樂壇「四大天王」光照不同的華人社區，但與此同時，香港粵語流行曲的歌曲種類卻漸趨單一，華語流行音樂生態轉變，粵語流行曲又未能作出應變，最終如霑叔所言於九七開始衰落。常言道否極泰來，寒冬之後是否春天？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名詩〈春天和一切〉（*Spring and All*）說過：「表面上毫無生氣，然而姍姍而來的，耀眼的春天已經到來。」過去一兩年間，流行樂



壇出現如市場學學者所說的「藍海策略」，唱作歌手較為人所重視，林夕不但開金口說樂壇視野應該更廣，亦身體力行來了一場飛越「天水圍城」的小型「黑擇明」非情歌運動（詳見第九章）。若音樂人與聽眾一起換個角度重新認知粵語流行曲，或許真的可以如詩中所言：「一片寂靜，巨變卻已來臨：它們把根扎入地底，萬物開始復甦。」

■ 曲目

〈歌詞〉（唱：倫永亮 曲：潘光沛 詞：潘光沛；1986）

〈作詞人的錯〉（唱：Twins 曲：Edward Chan, Charles Lee@Novasonic 詞：李峻一；2005）

〈忘記歌詞〉（唱：陳奕迅 曲：Edward Chan, Charles Lee 詞：黃偉文；2003）

〈佛洛伊德愛上林夕〉（唱：盧巧音 曲：梁翹柏 詞：周耀輝；2000）

〈細水長流〉（唱：蔡齡齡 曲：M. Aiejandro, M. Beigbeder 詞：林振強；1990）

ri de sa ri de so

mi mi mi do

fa fa fa fa

la la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這句詞忘記了 可否繼續唱歌

<<忘記歌詞>> Eason

一分一秒 欲滴張開雙臂 寂寞
我 看見佛洛伊德 一絲不掛 念着林夕
天星充滿魅力 天光不要 寂靜 答應我
你會天天專心傾聽 由我 夢見 me.

佛洛伊德
林夕

OI 這些年來

粵語歌曲
細說從頭

在五六十年代，歐西流行曲及國語時代曲主宰了香港流行樂壇，粵語流行曲卻一直停留在邊緣位置。至七十年代初期，香港也不是沒有受歡迎的粵語流行曲，但總給人難登大雅之堂的感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許冠傑再加上電視劇歌曲及其他社會因素，終於帶動粵語流行曲展開了一段光輝歲月。

鄭國江細說從頭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粵語流行曲興起，當時最重要的詞人可說是鼎足而立的黃霑、盧國沾和鄭國江。鄭國江最初以「鄭一川」為筆名替麗風唱片及其附屬公司寫詞，因當時從事教育工作，考慮到正職的工作性質，故以筆名發表自己所寫的歌詞，如〈一串淚珠〉、〈春雨〉等。後來轉投娛樂唱片公司，曾以「江羽」作筆名。現在，且由曾親身參與其中的鄭國江老師來細說粵語流行曲興起的背景。

據鄭國江指出，關於流行歌詞與流行曲的關係，需要回溯到早年香港的娛樂模式。當時長輩唯一的娛樂便是到戲院看粵劇，粵劇後來逐漸發展成粵語流行曲。最初一首粵曲的長度大概從三十分鐘到四十五分鐘不等，最短也有十五分鐘之多。由於時代步伐較繁忙急促，聽眾不會再花時間聽冗長的歌曲，音樂人便將粵曲中較為人所接受的小曲抽出來獨立發展，如〈胡不歸〉就只抽取〈胡不歸〉的小曲部分。當時有很多廣東譜子，如今叫作「小曲」，如〈漢宮秋月〉、〈平湖秋月〉、〈旱天雷〉等。另一方面，一些原本純粹以樂器來演奏的音樂也被譜上歌詞，如〈旱天雷〉經作出舊曲新詞的處理，而成了「邊個話我傻傻

這些年來



粵語歌曲 細說從頭

傻……」一類的流行小曲。但它們沒有被命名為流行曲，只是被當作粵曲去欣賞，也有一些如今依然流行的如〈檳城艷〉等，更是當年特別為電影創作的名曲小調。它們會由名伶主唱，大多是三至五分鐘長度的小曲。

後來麗的呼聲電台啟播，收音機亦隨之普及化。電台節目不能只有廣播劇，音樂在廣播時段中亦開始佔有很大的比重。當時周聰先生亦接受了現代音樂作為廣播內容，如姚莉、葛蘭、李香蘭、吳鶯音等的歌曲，當時是天天播不停。然而，香港到底是以廣東人為主的城市，廣大市民少不免對於用自己母語演唱的歌曲有所渴求。周聰對詞曲十分感興趣，於是做了新的音樂或改編英文歌再譜上中文歌詞，亦有用〈明月千里寄相思〉等國語時代曲，填上粵語歌詞。可是，這依然未足以應付當時的要求，大家也希望為某一題目創作一首歌，於是有了〈快樂伴侶〉等新作品。「廣東歌」恰恰因為有商業電台作為媒體，所以推廣效果很好。從此，粵語流行曲被注入了新生命，不讓英文歌 hit song 專美，「廣東歌」亦被稱作「粵語流行曲」，從此得以正名。粵語流行曲後來卻寫得愈來愈濫，歌詞填得非常粗俗，如「佢話呢趟弊，阿珍已經嫁咗人」、「詐肚痛去廁所排長龍」等，令粵語流行曲添上俚俗的色彩。後來這種風格被摒棄，聽眾寧願聽英文歌和日本歌，形成粵語流行曲的「廟街文化」，似乎粵語流行曲只可以在市井流傳。然而，它的影響力卻非常大，因為當時的